漢語、閩南語的鼻音音節類型

第六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

香港科技大學 1999/6/23-25

洪惟仁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 元智大學中語系

0.前言

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是為共時地將鼻音在音節中的音韻限制(phonological constraints)作為音節類型分類的參數(parameters)，並作為方言區分的一個標準；二是從歷時的觀點解釋由古漢語是經過什麼形式的音韻過程(phonological process) 才演變到現代漢語各種不同的鼻音音節類型。我們把音韻限制及各種音韻過程看成為方言類型區分的參數。

語言和語言之間音位清單的不同往往是因為所受音韻限制的不同所致，我們為現代漢語提出的音韻限制包括：鼻音數限制、鼻音分佈限制。

漢語鼻音特徵可以分佈在聲母(onset)、韻核(nucleus)、韻末(coda)，但是有些方言不能分佈在「韻核」甚至「聲母」。韻核鼻音限制比較普遍，許多北方官話、客語、粵語乃至世界上大部分的語言都有這個限制；但是聲母鼻音限制很少，漳泉系閩南語的聲母鼻音限制不但在漢語系、甚至在世界的語言都是一種相當獨特的音節類型，不過潮州、海南島的閩南語就沒有這個限制。「聲母鼻音限制」是否發生效應不但是鼻音音節類型分類的參數，同時也是方言分類的一個標準。

閩南語一般有鼻化元音，海南島閩南語則所有的元音鼻音特徵都消失了，恢復了漢語普遍的「韻核鼻音限制」，因而又產生一個新的閩南語方言類型。

現代漢語為什麼會有這些不同的鼻音類型，必須從漢語鼻音發展史得到解釋。鼻音領域的擴張可能造成音節類型的變化。韻核鼻音可以由鼻音聲母、鼻音韻末擴散而來的，謂之「韻核鼻化」，韻核的鼻音也可能由韻核擴散到聲母，謂之「聲母鼻化」。鼻音領域的擴張是造成現代漢語漢語方言音節類型變化的原因。

鼻化擴散領域擴張的反方向發展就是鼻音領域的萎縮。漳泉系閩南語的「聲母鼻音限制」，從歷時的觀點看就是「聲母去鼻化」，這個規律的運作造成漳泉系和潮瓊系方言的分化。「韻核去鼻化」則相反，韻核鼻音消失了，這個規律的

運作造成海南方言的分化，使之歸入韻核鼻音限制的類型。

鼻音領域擴張和鼻音領域萎縮是兩個相反的音韻衍化過程，兩者的相對年代差異造成不同的方言類型。海南島海口方言有些韻核去鼻化在韻核鼻音擴散至聲母之前就已經發生，因而保存了 n,l 的音位區別。

1.鼻音的限制及音節類型

1.1 韻核鼻音限制

漢語音韻學家普遍認為古漢語音節可以在聲母和韻末部分同時擁有鼻音，而韻核不能有鼻音。也就是說，一個音節可以給聲母、韻母可以各有一個鼻音特徵，但是只有聲母和韻末可以有鼻音，古漢語的韻核沒有鼻音。古漢語的鼻音音節只能有如下的音型(N 表鼻音，在 CVC 的音節結構中，帶鼻音的成分改寫為 N)：

(1) 古漢語音節類型

開音節：CV, NV
閉音節：CVC, NVC, CVN, NVN

韻核不能有鼻音的限制我們叫做「韻核鼻音限制」。鼻音特徵通常與輔音結合，世界的語言絕大多數都有鼻輔音，但是較少有鼻化元音，有鼻化元音的語言也一定有口元音，因此可見鼻音特徵與元音結合是有標的結合，鼻化元音是不自然音段(unnatural segment)。

在現代漢語中，韻核鼻音限制也是一個普遍的限制。但是有些現代漢語鼻音韻末消失了，鼻音成分轉移到韻核，增加了 Nṽ 與 Cṽ 兩種音型。也就是說這些漢語方言突破了「韻核鼻音限制」，產生了不同的音節類型，因而「韻核鼻音限制」是音節類型分類的一個參數，同時也是方言類型分類的標準。

1.2 聲母鼻音限制

世界上的語言絕大多數都有鼻輔音，Maddieson 在 UPSID 的資料中 317 個語言中只有 10 沒有鼻音(Maddieson 1984:69)，96.8%的語言至少有一個鼻輔音。因此如果有一個語言沒有輔音聲母，這個語言是非常特殊的。

鼻輔音最普遍的是分佈於聲母和韻末，但是許多南方漢語韻核亦有鼻音。漳泉系閩南語韻末、韻核都可以有鼻音，但是根據一般的分析(參見洪惟仁 1997 的

分析)，閩南語在底層結構中，聲母沒有鼻音，所有聲母的鼻音都由韻核的鼻音滲透而來。漳泉系閩南語的底層音節類型可以列如下表(打*表示不合法音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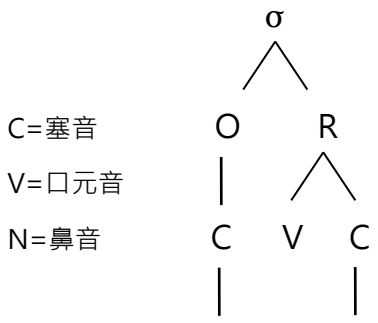
(2)閩南語音節類型

開音節：CV, *NV, Cṽ, (Nṽ)

閉音節：CVC, *NVC, CVN, *NVN

以閉音節為例，根據鼻音在聲母和輔音韻末的分佈情形組合為下列四種音型，為了顯示濁音和鼻音的對立，舉 12 種聲母為例：

(3)



C=塞音

V=口元音

N=鼻音

			例		
			唇	舌齒	喉
			(a)	(b)	(c)
1:CVC	[-N]	[-N]	pat	lat	kat
2:NVC	[+N]	[-N]	mat	nat	ŋat
3:CVN	[-N]	[+N]	pan	lan	kan
4:NVN	[+N]	[+N]	man	nan	ŋan

從音型的觀點來看，粵語、客語以上 4 種音型 12 類音節俱全。吳語保存了全濁聲母，可惜入聲韻末消失，變成喉塞音或甚至完全消失，我們認為韻末喉塞音不能算是韻末，只是入聲的冗贅性特徵(詳參李壬癸 1989,洪惟仁 1996a, Chung1996 及以下的討論)，因此殘缺了 CVC,NVC 音型。北方官話不但全濁聲母清化，而且入聲韻末消失，所以缺少了 CVC,NVC 音型，是音型最少的漢語方言；閩南語雖然古漢語的全濁聲母已經清化，但因為鼻音聲母分化為濁音與鼻音兩類補充了這個空缺，因而潮州方言、海南方言 12 類音節俱全，可是漳泉系閩南語因為聲母鼻音限制，閉音節聲母即使表層也不能有鼻音，所以缺少 2.NVC, 4.NVN 兩種音型。

為了掌握現代漢語的鼻音音節類型，我們不得不設定一個「聲母鼻音限制」，做為漢語方言分類的一個參數：漳泉系閩南語聲母在底層沒有鼻音，而其他的漢語則都有鼻音。

綜觀所有漢語方言，*NV, *Nv, *NVC, *NVN 等帶鼻音聲母的音型都不合法的只有漳泉系閩南語，這一點非常獨特。根據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40 趙

譯本)所記載的 26 個漢語方言及《漢語方音字彙》(1989 二版)所記載的 20 個方言資料，我們沒有發現類似閩南語的鼻音限制。

由於漳泉系閩南語的聲母沒有鼻音，鼻音都是由韻核而來，基於「韻母單鼻音限制」和「輔音鼻音優先限制」，閩南語的韻母不能有兩個鼻音，並且閉音節鼻音只能在韻尾(詳參 2.1.1 的討論)。閉音節韻核沒有鼻音，聲母當然沒有鼻音。從(2)的閩南語音節類型表單中，韻核沒有鼻音而聲母有鼻音的音型 : *NV, *NVC, *NVN 都是不合法的音節，聲母與韻核的鼻音必須一致。以下聲母與鼻音結合的閉音節在漳泉系閩南語都是不合法音節：

(4)　*maŋ　　*mak
　　*naŋ　　*nak
　　*ŋaŋ　　*ŋak

因而自傳統韻書以至現代閩南語音韻學家都認為漳泉系閩南語的聲母沒有鼻音，Nṽ 音型只有在表層才是合法的，表層的(Nṽ)涵蓋於 Cṽ 音型內。從(2)來看，閩南語的音節只容許一個鼻音特徵存在，不是在韻核就是在韻末。鍾榮富(1996)把這個現象叫做「單鼻音限制」；洪惟仁(1996)認為既然聲母沒有鼻音，那麼所謂單鼻音限制其實就是「韻母單鼻音限制」。但是韻母單鼻音限制是語言普遍的限制，所以閩南語的特色其實在於「聲母鼻音限制」。

「聲母鼻音限制」是漳泉系閩南語的特色，並不是所有閩南語方言都像漳泉系閩南語一樣閉音節聲母鼻音沒有鼻音。潮州以西的閩南語方言大部分都有 NVC,NVN 等帶鼻音聲母的音型。譬如：

(5)

	目	墨	咱	籠
海南	mak	bak	nan	laŋ
潮州	mak	bak	naŋ	laŋ
漳州	bak	bak	lan	laŋ
廈門	bak	bak	lan	laŋ
泉州	bak	bak	lan	laŋ
台灣	bak	bak	lan	laŋ

由表中的語料可知，在閉音節中，漳泉系閩南語的聲母都沒有鼻音，只有潮瓊系閩南語保存了鼻音與非鼻音的對立(參見 5 的陰影部份)。由此可見「聲母鼻

音限制」可以做為閩南語的方言分類的一個參數。潮瓊系閩南語沒有「聲母鼻音限制」，因而聲母可以多配給到一個鼻音特徵。換言之鼻音特徵不但可以出現在韻母，也可以出現在聲母。漳泉系閩南語因為受到「聲母鼻音限制」，因而底層聲母數比潮州、海南減少了三個，即所謂「十五音」。

雖然潮瓊系閩南語和漳泉系閩南語在「聲母鼻音限制」的適用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潮州與漳泉都沒有「韻核鼻音限制」，因而都有 Cṽ音型，並且 Cṽ與 Nṽ沒有對立；只有海南島適用「韻核鼻音限制」，因而沒有*Cṽ音型，只有 CV 音型與 NV 音型的對立。

2.漢語鼻音擴散領域及去鼻化

以上我們為共時漢語擬了兩個限制：「韻核鼻音限制」和「聲母鼻音限制」作為漢語鼻音音節類型分類的一個參數。以下我們將從歷時的觀點，看看由古漢語到現代漢語如何衍化出不同的鼻音音節類型。

現在再回頭來看(1)，古漢語鼻音音型並沒有 Nṽ 及 Cṽ 音型的音節。假定現代漢語包括閩南語是古漢語的後裔，那麼古漢語的鼻音可能向左擴散，一直擴散到聲母：CVN → Cṽ → Nṽ，而造成音型的變化與混同。聲母的鼻音也可能向右擴散：NV → Nṽ 而造成音型的變化與混同。

另一方面，Cṽ 音型可能進一步「去鼻化」(denasalization)：Cṽ → Cv，或聲母去鼻化 NV → CV，而造成音型的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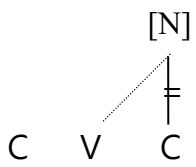
以下讓我們歷時的觀點詳細的討論漢語鼻化、去鼻化的音韻過程。整個漢語鼻音音節類型的分化就可以清楚的呈現出來了。

2.1 鼻音領域的變化

2.1.1 韻末鼻音向元音擴散

許多語言 CVN 音節的韻末鼻音都會自然的逆同化，使得韻核 V 也發生鼻化。英語就是這個例子，can 實際的音值是[k^hǽn]。不過這種同化現象只在表面音值上作用，並沒有「音韻化」(phonologization)，必須鼻音韻末的鼻音成分擴散到韻核之後，同時鼻音韻末消失，原來的鼻音特徵在韻末承擔區別作用的，轉移到韻核承擔區別，也就是「音韻重編」(rephonologization)，才算完成了「音韻化」過程。圖(6)呈現了這個衍化過程：

(6)



如： 三 *sam → sã

上圖表示韻末鼻音向左擴散，擴散領域及於元音，而鼻音韻末消失。用規律的方式也可以把音型的變化表現為如下：

(7) *CVN → Cṽ

*NVN → Nṽ

即陽聲韻變成韻母鼻化的陰聲韻。官話部份方言、湘語、吳語的部份方言及閩南語白話音的開音節鼻化韻屬於這種類型。在這個階段，CVN, NVN 與 CV, NV 的對立音韻重編為 Cṽ, Nṽ 與 CV, NV 的對立，但是鼻音擴散的領域只及於韻核，聲母鼻音非鼻音的對立仍存在，如：

(8)

		C ṽ		N ṽ
太原：	良	liŏ	娘	niŏ
濟南：	蓮	liæ̃	年	ȵiæ̃
西安：	蓮	liæ̃	年	ȵiæ̃
長沙：	蓮	liẽ	年	ȵiẽ
雙峰：	蓮	lĩ	年	ȵĩ

現代漢語只有 Cṽ 音型，沒有 CṽC 音型，從歷時的觀點來看，只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古漢語的韻末不容許有-NC 的輔音叢(cluster)，如果一個語言容許 CVNC 這樣的音節類型，當鼻音韻末的鼻音特徵轉移到韻核時，如：C[VN]C→ CṽC，我們就有了 CṽC 音型。法語就是一個例子，法語在歷史上也運作了(7)的鼻音轉移規律，但是古法語容許 CVNC 音型，所以現代法語有 CṽC 音型的詞彙，如：tombe [tɔ̃:b](墓)。因為古漢語只有 CVN/CVC 音型沒有 CVNC 音型，因而現代漢語只能衍生 Cṽ 音型無法衍生 CṽC 音型，請看(9)的例子：

(9)

a	* lĩp		b	lip 立
	* hiɛ̃t			hiɛt 血
	* sĩk			sik 色

雖然我們有(10)的例子：

(10) a sãʔ 煞著迷　　a2 saʔ 煠
mɛ̃ʔ 脈　　beʔ 麥
hãǰʔ烘烤　　hioʔ 葉

不過從傳統的《十五音》韻書以至於現代音韻學家(李壬癸 1989，洪惟仁 1996a,b，Chung 1996)都一致認為喉塞音韻末只是入聲調的冗贅性特徵，在音節結構中沒有韻末(coda)的地位。所以(10a)屬於 Cṽ 音型，不是 CṽC 音型，因此不適於作為反駁漢語沒有*CṽC 音型論斷的反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CṽC 音型的不合法不只可以得到歷史的解釋，事實上也是共時的限制，現代閩南語所有 CVC 結構的音節，不論是 CṽC 或 CṽN 音型都是不合法的，都必須變成 CVN 音型，如以下的合音：

(11) 三十五　　sa) [ca]p gɔ → *sa)p gɔ →sam gɔ
啥儂　　siã $_{33}$ [la]ŋ $_{12}$ → *[siãŋ $_{31}$] → sianŋ $_{31}$

也就是說現代閩南語韻母只能容許一個鼻音，並且閉音節的鼻音只容許在韻末的位置。我們這個限制叫做「韻母單鼻音限制」和「輔音優先限制」(參洪惟仁 1996a)。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閩南語音韻史上雖然運作了(6/7)的音變規律，可以這個規律是有條件的，在某些情形下(6/7)的鼻化律不能運作。鼻化的都是一些白話字，如「擔」tã，但有些保存白話字的韻母仍然保存鼻音韻尾，如「冬」taŋ。這種規律運作的不均勻性造成古漢語的 *CVN 音型分化為 CVN~ Cṽ 兩種音鼻化的都是一些白話字，如「擔」tã，但有些保存白話字的韻母仍然保存鼻音韻尾，如「冬」taŋ。這種規律運作的不均勻性造成古漢語的 *CVN 音型分化為 CVN~ Cṽ 兩種音型的對立。

2.1.2 鼻音擴散領域及於聲母

Cṽ 音型的鼻音繼續向聲母方向擴散時，韻核的鼻音如果繼續擴散到聲母，當聲母為濁音時，濁音聲母鼻化為鼻音，也就是(12)的衍化規律：

(12)　Cṽ → Nṽ
　　|
[voiced]

鼻音的擴散範疇只限於濁音，凡清阻音都不能鼻化。h-近似於元音，也可以

鼻化，不在鼻音擴散的不透明範疇內。這條規律可以圖示如：

(13)



上圖表示鼻化韻的鼻音繼續向左擴散到聲母，濁音聲母變成鼻音，但是韻核仍然存在，並未消失，濁音聲母和韻核當時連結鼻音特徵，謂之「聲母韻核鼻音和諧」(C-V nasal harmony)。這條規律運作的結果，聲母與韻母的鼻音關卡(barrier)消失，鼻音非鼻音的對立會在濁音聲母消失，Nṽ 及 Cṽ 音型可能混同為 Nṽ 音型。

閩南語就是這種類型的語言。譬如(古閩南語的擬音用*表示，音段的音變過程不過為了顯示鼻音的向中間擴散現象所作的暫擬，不一定是結論)：

(14) a.音型 *CVN → *Cṽ → Nṽ

「黃蓮」 *lin → *lĩ → nĩ

b.音型 *NVN → *Nṽ → N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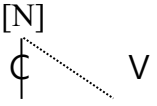
「年」 *nin → *nĩ → n̆ĩ (表層 nĩ)

潮州話沒有「聲母鼻音限制」，那麼古漢語 NVN 音型的字在潮州話如(14b)「年」nĩ 的聲母雖然表層只有一個鼻音，但底層是兩個鼻音徵性的重疊，一個來自陽聲韻韻末、一個是鼻音聲母所固有，重疊的鼻音並沒有體現雙倍的鼻音，而是自動取消一個，因此雖然潮州話閉音節有 NVC 音型和 CVC 的對立，但是開音節只有 CV 音型和 Nṽ 音型的對立。

2.1.3 聲母鼻音向右擴散

從歷時的觀點看，韻核鼻化成分的擴散源不只來自鼻音韻末，也來自鼻音聲母，許多古漢語開音節的字，現代閩南語都有鼻音，如「毛」mɔ̃、「尼」nĩ 等古漢語都沒有鼻音韻末，韻核的鼻音顯然來自鼻音聲母，也就是鼻音由聲母向右擴散：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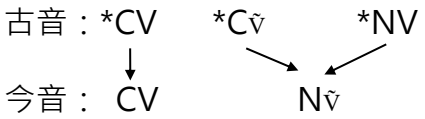


上圖表示聲母的鼻音向右擴散到元音，聲母的鼻音並未消失。寫成規律如(16)所示：

(16) *NV → Nṽ

這條規律運作的結果會使濁音聲母的音節產生音型的變化。開音節的鼻音向右擴散(16)和向左擴散(12)互相交叉，*NV 音型和*Cṽ 音型都變成了 Nṽ 音型，因而發生音型的中和，聲母鼻音與非鼻音的對立消失。其中和現象發生的過程可以用下圖表示：

(17)



(17)所示的音變規律運作的結果，共時閩南語「尼」*ni、「蓮」*lĩ、「年」*nĩ 都混同了。從今音根本看不出古音本來的音型。共時閩南語 *NV 音型(聲母有鼻音、韻核無鼻音)成了不合法音節，只有聲母韻核鼻音和諧的 Nṽ 音型才是合法的。可是 Nṽ 音型只適用於濁音聲母(如「卵」nŋ^{7}，「年」nĩ^{5})，當聲母為清音時 Cṽ 音型是合法的(如「三」sã^{1})，所以 Nṽ 音型和 Cṽ 音型成了互補分佈的關係，所以從音位論的觀點，我們不能不認為 Nṽ 音型聲母的鼻音是由韻核 ṽ 滲透而來的，我們認為閩南語開音節的聲母沒有鼻音。

上節(2.1.1)提到閩南語鼻化的白話字有些保存鼻音韻尾喪失，有些字仍然保存鼻音韻尾。這種規律運作的不均勻性造成古漢語的 *CVN 音型分化為 CVN~Cṽ 兩種音型的並存。CVN 音型的韻尾鼻音不能擴散到韻核 V，可是那些變成 Cṽ 音型的，鼻音繼續擴散到聲母，和 NV 音型混同為 Cṽ [Nṽ]，整個音節各個領域 C-V-C 之間的「關卡」(barrier)全部解除了，鼻音的領域擴及整個音節。鼻音擴散規律運作的不均勻現象使閩南語變成有兩種不同的鼻音：韻核的鼻音與韻末的鼻音，鼻音能否擴散變成必須依靠鼻音特徵在音節結構中的位置來決定：鼻音在韻核位置(即音節的領頭(head))時擴散到整個音節，韻末的鼻音不能擴散。

2.2 鼻音特徵的消失

假定現代漢語是古漢語的後裔，如果古漢語有鼻音，而現代漢語沒有鼻音，這便是歷史上丟失了鼻音特徵，也就是所謂「去鼻化」(denasalization)。去鼻化現象有兩種情形，一是聲母去鼻化；一是韻核去鼻化。分別說明如下：

2.2.1 聲母去鼻化

「聲母去鼻化」指的是聲母的鼻音在聲母部分消失了。這條規律可以寫成：

(18)

*NV → CV

*NVC → CVC

依照這條規律，應該所有的聲母都沒有鼻音，可是因為(19)在各個方言的適用性有些是隨意的(optional)，有些是必然的(obligatory)，規律運用的必然性差異造成方言類型的差異。

漳泉系方言的開音節聲母的去鼻化是隨意的，但閉音節聲母的去鼻化是必然的。所以開音節有些字有鼻音，有些字沒有鼻音，照理應該會造成 NV~CV 或的音型對立但因為開音節聲母又有「聲母韻核鼻音和諧」現象(2.1.3 節)凡是聲母有鼻音的韻核也必然有鼻音，也就是只容許 Nṽ 音型的存在，而 Nṽ 音型被解釋為 Cṽ 的語音體現；而閉音節聲母絕對不容許有鼻音，所以閩南語變成底層「聲母無鼻音」的特殊類型(參見 1.2 聲母鼻音限制)。

閩南語各方言聲母的去鼻化的發展也有不均勻性，有的方言去得多，有的方言去的少，同一方言有的字去鼻化了，有些字仍保留古漢語的鼻音。這種不均勻性使得古漢語鼻音聲母在閩南語分化為塞音與鼻音兩套對立的聲母。如[1]：

(19)

	明 母	微母	泥母	日 母	疑 母
例字	妹	霧	儂	日	銀
泉州	bə	bu	laŋ	lit	gun
廈門	be	bu	laŋ	lit	gun
漳州	muãi	bu	laŋ	dzik	giŋ
潮州	muẽ	bu	naŋ	dzek	ŋəŋ
海南	mue	mu	naŋ	dʑiat	ŋian

由上面的資料看來，漳泉系去鼻化的字最多，閉音節的聲母鼻音徹底消失，只有開音節的表層保存了部分鼻音；而潮瓊系的聲母並未完全消失，部分閉音節聲母仍然保存了鼻音非鼻音的對立。李壬癸比較揭揚、龍溪、廈門、晉江四方言，發現廈門、晉江去鼻化的速度最快，其次為龍溪，揭陽最慢，比較表(19)可知，海南方言更慢。從閩南語地理分佈來看，越是東片的方言去鼻化的情形越嚴重，越是西片的方言鼻音的保存越多。

泉州、漳州、潮州開音節鼻音沒有 Cṽ 音型和 Nṽ 音型的對立中和是一致的，所以就開音節而言，「聲母鼻音限制」可以成立；可是「聲母去鼻化」這條規律

[1] 閩南語方言資料來源：泉州(晉江)、廈門、漳州(龍溪)採自董同龢(1959)，潮州(汕頭)採自李新魁(1979)、海南部分採自雲惟利(1987)。

在閉音節的運作，泉州、漳州是必然的，但在潮州、海南島則是隨意的，也就是：有些聲母去鼻化了，有些則仍然保存古鼻音，因而有 CVC 和 NVC 的音位對立。因此之故漳泉系閩南語有所謂「聲母鼻音限制」，成立所謂「十五音」的聲母系統，但在潮州音則「聲母鼻音限制」不能成立，因而潮州音的聲母系統必須是「十八音」系統。

2.2.2 韻核去鼻化

海南島和其他方言的最大不同在「韻核去鼻化」。Cṽ 的韻核如果去鼻化了，Cṽ 音型就會變成 CV 音型，寫成規律如下：

(20)　　*Cṽ　→　CV

蘇州、溫州、海南島都發生過這樣的衍化過程。(20)運作的結果，*Cṽ 音型和 CV 音型就會混同起來；如果 Cṽ 音型和 Nṽ 音型沒有混同，其對立會變成 CV 音型和 NV 音型的對立，如例(21)：

(21)

		CV	~		NV
蘇州：	亂	lø		暖	nø
溫州：	良	li		娘	ȵi
海南：	量	lio		娘	nio

例(21)在古漢語是 *CVN 音型和 *NVN 的對立，後來韻末鼻音轉移到韻核，但未擴散到聲母，因而變成了 Cṽ 音型和 Nṽ 音型的對立。後來韻核鼻音又消失了，遂變成 CV 音型，與 NV 音型的對立。

值得注意的是海南方言。海南方言的韻核 V 的鼻音成分已經全部消失，雖然韻核的鼻音消失，聲母的鼻音並未隨之消失，如果海南島的鼻音先擴散到聲母，那麼古泥來母就會完全混同為 Nṽ 音型，去鼻化之後都變成 NV 音型。事實上海南島正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如「兩」nõ，但是大部分的來母字有 Nṽ/CV 兩讀。

古泥、來母在漳泉系閩南語已無法區別，在潮州話只有部分的閉音節可以區別。但在海南方言卻仍部分保留區別，因而出現了 NV 音型與 CV 音型的對立（參見表(22)「娘」、「量」二字）。請比較下面古閉音節的例子[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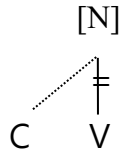
[2] 本文引用的閩南語方言資料來源：海南－－雲惟利《海南方言》(1987)；潮州－－蔡俊明《潮州方言詞匯》(1991)；閩南－－杜嘉德《廈英大辭典》(1887)；台灣－－洪惟仁《高雄縣的閩南語》(1997)。

(22)

中古聲紐	心	來	來	來	泥
例字	山	辣	爛	量	娘
海南	tua	lua	nua	lio	nio
潮州	suã	lua?	nuã	niõ	niõ
漳州	suã	lua?	nuã	niõ	niõ
廈門	suã	lua?	nuã	niũ	niũ
泉州	suã	lua?	nuã	niũ	niũ
台灣	suã	lua?	nuã	niũ	niũ

由閩南語各方言的比較可知，海南方言有兩個特色：一是韻核去鼻化，一是部分字保存泥來母的區別。「山」、「量」二字顯示海南的韻母去鼻化現象；「辣」字顯示所有方言口音韻前的來紐字都未鼻化；「爛」、「量」、「娘」三字顯示除海南以外的所有方言陽聲韻的字聲母都鼻化了，泥、來混同了；可是海南方言，同為來母字，「爛」字在韻母去鼻化之後保留聲母的鼻音，顯示韻母去鼻化在聲母鼻化之後發生，所以「爛」字才有鼻音，這個韻母鼻音特徵轉移至聲母的現象可以用圖(23)來表示：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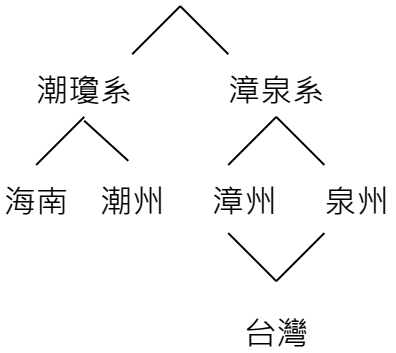


但「量」字並沒有鼻化，顯示 (23)韻核鼻音擴散到聲母的規律尚未在所有的音節運作的時候，海南方言韻母去鼻化規律就開始運作了。雖然這種例子不多，並且雲惟利(1987)的資料中「量」字也有 nio, lio 二讀，我們不清楚鼻音擴散至聲母的不均勻性是不是海南島方言的普遍現象，無論如何可以顯示海南島鼻音擴散領域至聲母規律的運作程度和其他閩南語不同。海南現象到底要用謂「詞彙擴散論」解釋或方言混合解釋，需要進一步論證。

3.從鼻音類型看閩南語方言的分類

我們試著以「聲母鼻音限制」和「韻核鼻音擴散及聲母」、「韻核去鼻化」三條規律的運作情形作為方言分類的標準，將閩南語方言作這樣的分類：

(24) 閩南語



我們根據「聲母鼻音限制」律的運作有必然及隨意的差異，把潮瓊系和漳泉系畫分開來：漳泉系閩南語的聲母底層沒有鼻音，只有 CVC 音型，但潮瓊系閩南語雖然部分聲母的鼻音消失了，但是仍然保存鼻音，因而閉音節韻母有 CVC~NVC 音型的對立。

海南方言「韻核去鼻化」，及「鼻音擴散及於聲母」並未徹底運作，保存 CV~NV 對立的現象，我們將海南方言和潮州、漳州系方言畫分開來：海南方言開音節有 CV~NV 對立，潮州及漳泉方言沒有對立。

至於漳州與泉州則根據其他的標準(如元音類型，泉州有央元音 ə,ɨ，但漳州沒有)，因情況複雜且與本文無關，不在這裏詳細討論。單從「聲母鼻化限制」這一點來看，顯然漳州與泉州的親屬關係比他們跟潮州的親屬關係更近。如所周知台灣閩南語是漳泉方言的融合，雖然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也一併附錄於此，以資參考。

4.結論

本文對從共時的鼻音分佈限制及歷時的鼻音擴散領域、鼻音的消失來探討漢語的音節類型，並探討了鼻音類型衍化或分化的歷史過程。

世界上大部分的語言鼻音特徵不能分佈於韻核，我們謂之「韻核鼻音限制」。古漢語及大部分現代漢語都有這個限制，所以只有 CV 音型沒有 Cṽ 音型；閩南語除了海南方言以外，都沒有這個限制，因而有 Cṽ 音型的存在。但是世界上大部分的語言鼻音特徵都可以分佈於聲母，漳泉系閩南語音節特殊之處即在底層聲母沒有鼻音，我們稱為「聲母鼻音限制」，漢語大部分方言都沒有這個限制。我們以這兩個限制，為漢語方言提出一個分類的標準。

接著我們進一步從歷時的觀點探討了鼻音擴散領域及聲母去鼻化規律在整個漢語和閩南語方言之間的運作情形，並作了類型地理學的分析。我們提出了鼻

音逐步由韻末(coda)擴散到韻核(nucleus)，最後及於聲母，另一方面聲母的鼻音也會擴散到韻核。每一個階段的擴散律之運用都造成音型的變化以及音型的混同，不同的鼻音音節類型是區別方言的一個參數。

閩南語語音史上的「韻末鼻音向左擴散」、「擴散領域及於聲母」及「聲母鼻音向右擴散」等規律的運作造成現代閩南語開音節聲母鼻音與非鼻音對立的中和，使得閩南語的音節類型在漢語中具獨特性。

閩南語韻核鼻化規律的規律運作的不均勻性造成古漢語的 *CVN 音型分化為 CVN ~ Cṽ 兩種音型的並存。CVN 音型的韻尾鼻音不能擴散到韻核 V，可是 Cṽ 音型的鼻音領域擴及整個音節。這個奇特的不均勻現象使閩南語變成有兩種不同的鼻音：韻核的鼻音與韻末的鼻音，鼻音能否擴散變成必須依靠鼻音特徵在音節結構中的位置來決定：鼻音在韻核位置(即音節的領頭(head))時擴散到整個音節(即領頭管轄(head governed)的領域)，韻末的鼻音不能擴散。

「聲母去鼻化」是閩南語普遍的現象，但是漳泉系閩南語把這個規律徹底運作了，聲母底層完全沒有鼻音，因而發生了「聲母鼻音限制」，這種類型不僅在漢語中，即在世界的語言中都相當獨特；唯潮州話和海南話的聲母去鼻化規律並未徹底運作，使得在閉音節仍然具鼻音與非鼻音的對立，CVC, NVC 音型並存，聲母數因而比漳泉系閩南語的「十五音」聲母多了三個，是為「十八音」聲母系統。

閩南語聲母去鼻化的適用性有隨意的(optional)和必然的(obligatory)差異，規律運用的必然性差異造成方言類型的差異。越東片的方言聲母去鼻化越嚴重，漳泉方言所有的閉音節聲母都不能有鼻音，是為「聲母鼻音限制」。越西片的方言聲母鼻音保存的越多，潮瓊系方言的閉音節仍保存 CVC~NVC 音型的對立。

但是海南方言則發展了「韻核去鼻化」律，造成海南方言獨特的「韻核鼻音限制」的類型。

我們根據「聲母鼻音限制」將閩南語畫分為潮瓊系和漳泉系；又根據海南島「韻核鼻音限制」，將海南方言和潮州方言畫分為兩個方言類型。

參 考 書 目

【閩南語辭書】(以下以出版年為序)

黃　謙 1800 《彙音妙悟》 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最早為道光辛卯（1831）年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其次為光緒庚辰（1880）年綺文居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光緒癸卯（1903）年福州集新堂本「詳注彙音妙悟」；光緒乙己（1905）年廈門會文書莊石印本及上海萃英、大一統書局影印本；民國五十九（1970）瑞成書局手抄影印本。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謝秀嵐 1818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有會文堂本、慶芳書局影印本，俱不知刊年。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福建方言字典》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cao, China. 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 Chin-Chew Dialects"* 倫敦· Glasgow 出版。俗名《廈英大辭典》台北古亭書局複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台灣語辭書】

小川尚義 1907《日臺大辭典》台灣總督府。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六冊

小川尚義 1931-32《臺日大辭典》台灣總督府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七～八冊

Campbell, William（甘為霖）1931 《廈門音新字典》 台南新樓書房。

沈富進 1954 《彙音寶鑑》梅山· 文藝學社

【潮州語辭書】

謝益顯 1965《增三潮聲十五音》 香港· 著者出版

蔡俊明 1976《潮語詞典》 周法高發行。台北· 三民書局代售

蔡俊明 1979《潮語詞典補編、國潮語彙》 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出版

李新魁 1979《新編潮汕方言十八音》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1《潮州方言詞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中心發行

【方言資料】

趙元任 1928《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1959 北京．科學出版社影印再

版

羅常培 1931《廈門音系》北平· 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四；1956 年 12 月北京· 科學出版社影印；又 1975 年台北· 古亭書屋影印

董同龢 1959 〈四個閩南方言〉台北· 史語所集刊 30 本

鍾露昇 1967 《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 台北· 國科會報告，油印本

張賢豹(光宇) 1976 〈海口方言〉 台大中文系碩士論文

中島幹起 1977《閩語東山島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 アジア· 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中島幹起 1979《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 アジア· 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藍清漢 1980《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東京· アジア· 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李如龍、陳章太 1984〈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中國語言學報」2:93-173

周長楫 1986 〈福建境內閩方言的分類〉 語言研究 1986.2:69-84。

雲惟利 1987 《海南方言》 澳門· 東亞大學出版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89 《漢語方音字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林連通 1989 《永春方言志》 北京· 語文出版社

溫端政 1991 《蒼南方言志》 北京· 語文出版社

張屏生 1992 《潮陽話和其他閩南語的比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連通 1993 《泉州方言志》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中日文論著】

高本漢 1915-1926 《中國音韻學研究》 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 1940 商務印書館出版

Sanford A. Schane 著 黎明光 譯 1982《孳生音韻學》文鶴出版社

岩田禮 1984〈南部中國語ノ音節末閉鎖音〉 言語研究 87, 21~39

—— 1992〈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兼論入聲韻末的歷時變化〉台北· 中研院史語所《中國境內的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pp.523-537

周長楫 1986 〈福建境內閩方言的分類〉 語言研究 1986.2:69-84。

李壬癸 1989 〈閩南語喉塞音尾性質的檢討〉台北· 「史語所集刊」60,3:197-202

—— 1992〈閩南語鼻音問題〉台北· 中研院史語所《中國境內的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pp.423-435

洪惟仁 1996a《台灣話音韻入門—附台灣十五音字母》台北· 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

—— 1996b（從閩南語聲母的鼻化、去鼻化看漢語的音節類型）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第十四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 1997〈閩南語濁音與鼻音的互補分佈〉泉州．第五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蕭宇超 1996 (從台語音節連併到音韻、構詞與句法的互動：老問題、新角度)《第五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pp.356-374

【西文論著】

Chung,R 1996.8 *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Katamba, Francis 1989 *An Introduction to Phonology*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London & New York.

Goldsmith, John A. 1990 *Autosegmental & Metrical Phonology*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Ladefoged, Peter and Ian. Mddieson 1996 *The Sound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UK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Tung, Chao-hui.1968.3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Gaoxiong, A Min Dialect of Chinese*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Reports. Second Series, No.5

Tung, Jeffrey C. 1988 *Nasality and Orthography* in Robert L. Cheng and Shuanfan Huang ed.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A Modern Synthesis*"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Tung, Jeffery C. 1992 *Three ways of Treating Nasality in Southern Min* 台北· 中研院史語所《中國境內的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pp.631-639

Van der Loon P.(龍彼得) 1966-1977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Asia Major 1966 vol.12:1-43(part 1), 1967 vol.13:95-186(part 2)

Wang, H. Samuel 1995 *Nasality as an Autosegment in Taiwanese* 曹逢甫、蔡美慧編《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文鶴出版公司